



南亚研究丛书

印度古代文化及其经典传译

ANCIENT INDIAN CULTURE AND ITS
SCRIPTURAL TRANSLATION

葛维钧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南亚研究丛书

印度古代文化及其经典传译

ANCIENT INDIAN CULTURE AND ITS
SCRIPTURAL TRANSLATION

葛维钧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古代文化及其经典传译 / 葛维钧著.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202-0396-8

I. ①印… II. ①葛… III. ①文化史—研究—印度—
古代 IV. ①K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85607号

责任编辑: 曹 来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制: 魏 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15606)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30.25 字数: 496千字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02-0396-8

定价: 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南亚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薛克翘

副 主 编：葛维钧 刘 建 姜景奎 陈 明

丛书前言

自古以来，南亚地区就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的中间站。中国和南亚又是山水相连的近邻，其直接交流的历史异常悠久，而且内容丰富。当前，中国与南亚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频繁，国家关系紧密、合作空前良好。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民间交往也空前活跃，经贸往来、旅游开发，前景广阔。我们需要彼此了解、加深友谊。因此，不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深入开展对南亚各国的研究都显得格外重要。

恰在此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南亚研究丛书》，这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举。受出版社委托，由吾人出面组织这套丛书，不胜荣幸。吾人者，五人也，按印度的传统，可以叫作“般遮耶多”（Pancayata，今译潘查雅特），即五人会议或五人小组。由五人小组负责组织稿件、审查质量、决定取舍。

经与出版社协商，这套丛书拟出版两个系列：一是研究系列，二是翻译系列。吾人欢迎学风严谨、有独创性的研究专著和文集，也欢迎文笔流畅、具有出版价值的翻译作品。专著和译著的内容可

以包括南亚学的方方面面，如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社会，以及政治、经济，等等。

长河浩荡，不弃一涓一滴；高山巍巍，不遗一草一石；广厦千寻，有赖一砖一瓦。愿吾人的工作有助于我国南亚学研究的深入，增进国人对南亚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中国与南亚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有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教。

《南亚研究丛书》编审五人小组

2014年10月28日

自序



因缘时会，出了本文集。这在当初，真没想过，因为我多少有点自知，明白那是学问广，底子厚的人才去捉摸的事，往前凑合，轻易不敢。这些年里，在我谋生的单位，工作本身，一般称作研究的，就是时不时写出些当行文章。工作如此，加上偶尔纵容自己舞文弄墨的陋习，日子一久，那文字就堆积起来。文字不少，至于分量几何，却没把握。我那堆里，真有价值，值得拣出来把玩的，恐怕不多。这有个现成说法，叫作卑之无甚高论。无甚高论还出什么书？这话挺对，很难回答，就说也想刷一回存在感吧。

存在感很好，拿什么刷呢？这就同我的行当有关了。我的行当，往宽里说，属于印度古代文化。因此所谓研究和写作，就是围绕着这文化里我弄不明白的问题，想办法多搜集些材料来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找到些说得通的缘由，讲得明的道理，说服自己，说服别人；而拿笔写出，当然，也还得下点筛选比较推论打磨的功夫。至于最后得到的是否正是问题的真答案，就不敢说了。讨论古代印度为什么缺乏历史的文章，就是这样。还有些问题是印度人特别重视，特别讲究的，如轮回业报，如施舍观念，我也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古代印度人最富宗教情结。他们有广大的神明世界，就中

湿婆和毗湿奴两尊大神，地位显赫，法力无穷，中国人跟着佛教传说早就知道了他们。他们受到如此崇拜，到底是施了什么法，显过那些灵，弄明白了，也许能够添上一两把了解印度文明的钥匙，我想。到后来，似乎摸出点名堂，得到些结果。但是不是经得起细究呢？好像未必。因为所得不过是逻辑推论，个人想法罢了。说到结论，连我自己都觉得平淡无奇，什么钩沉、探微、一家之言，全够不上。所以，把那些东西称作论文，实在有点委屈这俩字。

另外有些文章倒是论了一下，就是谈翻译的那些。讨论梵汉翻译，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跟晋代竺法护的《正法华经》译文打交道开始的。随后这条道好像有点熟，不自觉就走了下去，以至于不知深浅，论起了鸠摩罗什、玄奘，乃至远如智顗，近如严复。我知道，光路熟不行，还得腿好，那样才能走得稳当。我也知道，我的母语和外语没有一样是精通的，换句话说，就是腿脚不好。既然短处在那儿，能靠的，就只有仔细和小心了。其实，细心从事，只是补救手段。语言到了妙处，那意趣，脑汁绞尽，也是会不出的。因此，我的讨论程度怎样，就可想而知了。不过，结论倒都是从具体实例的分析比较摸索得来，也算是各有所本吧。它们虽然对传统观点偶有不从，但毕竟没有胆量清扫陈议，别立新说。所以还是前边那话，没有什么高论。

说到翻译，我确实有些兴趣，也乐于摸索练习。这里收了一篇译稿，译的是印度12世纪文人胜天写的抒情长诗《牧童歌》。必定是语言——梵语、汉语水平不济，十年前动手时感觉十分吃力，但老实说，也还是正经花了功夫，为的是心存敬意，怕糟蹋了人家作者的名声。以诗译诗，约束太严，受不了，故只能译成散文，也就是给自己择条宽道儿，好走，少摔跟头。前几年，我敬为师友的黄

宝生先生出版了数节译文，使我有对照学习的机会。这回要印了，先取出真正好手的诗体翻译，仔细检看。一看，便找到了自己的短处。内容上差异无多，而形式上却是一简一繁，区别明显。我的译文引申过度，诠释太多，比起原作，胖了不少。那好，改吧。对比的几节改过以后，便从头开始，逐句检讨，决心吸脂塑身，逢肥必减。哪想如此一来，几同重译，二万多字，一月有余。回头看看，还嫌臃肿。没辙，再改。修改的同时，也会发现错译。怎么会错？还不是因为难懂。翻译这事，说来可恨，不许你拐弯绕道，躲着走。一旦冤家路窄，便难免三五十字，困顿竟日。这样反复再四，削不动了，没有骨感，也得告罢，算是给了无尽之事一个尽头。至于再行批改，就只有借重高明的读者了。

除了讨论，除了翻译，还有一类文字，是同他人有关的，就是书评序跋之类。写这类文字，对我来说，是增光的事，文话儿叫与有荣焉，因为此时我借笔墨而得亲近的，不是教我做人做事的师长，就是叫我心怀敬意，乐于追随的朋友。有机会附骥一程，温暖的愉悦之感总会适而至。倒是自己这儿视野狭窄，学识疏浅，所谓见仁见智，都谈不上，结果常常是彰善不力，心里老怀着愧疚。另外呢，也没有做到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就是说，有时会心血来潮，或觉骨鲠，忍不住逮个拐角，扬长而去，借题发挥，一逞为快。这种发挥，纯出胸臆，倘想窥某脾性，那儿倒是有些消息。还有一事放心不下，也得提提，就是目录里有两篇文章题目相似，撞脸了。撞了就有一稿两用的嫌疑。题目相近，当然不是没有缘由。那缘由就是都跟季羨林先生所著的《蔗糖史》有关，只不过一为介绍，一为书评。当初哪知会归拢出书，不然我一定另想题目，让它俩儿离得远远的。现在换，晚了；撤掉一篇吧，又舍不得。结果就

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把以前的习作翻出来，清夜检点，顺便反省一下，也是机会难得。古人视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期以取贵当时，或望待沽名山。写文章的事是不是那么要紧，我说不出，但想想自己半辈子有机会和文字打交道，所习跟所好相近，应该说很知足了。只是看看自己写过的东西，义理玄妙，无力探讨，考据又是广博深入两缺，要说是处，实在难找。这也是才具不备，没有办法。幸亏给不太能干的人准备的，还有勤能补拙这话。这话很鼓励人。现在我已入老境，不过论地步呢，也还不至因衰朽而惜残年。既然还容我加劲努力，那就盼着时不我弃吧。

2015年12月

目录



丛书前言	1
自 序	1
一 印度古代文化	1
古代印度原应是有历史的	3
古代印度的宗教哲学妨碍了历史学的建立	16
古代印度缺乏历史的原因之一：时间观念的影响	35
业报理论源流	42
《西游记》孙悟空故事的印度渊源	78
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施舍观念及其异同	85
湿婆和“赞辞之王”	144
毗湿奴及其一千名号	178
二 经典翻译讨论	243
从《正法华经》看竺法护的翻译特点	245
智顗解经二误	286
严译与什译	294

曲从方言 趣不乖本

——略谈《妙法莲华经》的灵活译笔·····	313
论《心经》的奘译·····	318
奘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小议·····	329

三 印度古诗翻译····· 355

《牧童歌》·····	357
------------	-----

四 书评序跋纪念····· 399

中国人对印度史研究的新贡献

——谈《从佛陀到阿育王》·····	401
-------------------	-----

穷搜百代 不世之功

——读季羨林先生新著《蔗糖史》·····	408
----------------------	-----

穷搜百代 以竟厥功

——浅述季羨林先生撰写《蔗糖史》的动机、方法和内容·····	413
--------------------------------	-----

《南亚大辞典》前言·····	427
----------------	-----

“穷人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译本序·····	430
----------------------	-----

《剑与镰》后记·····	443
--------------	-----

琐忆与断想

——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447
-------------------	-----

季先生谈天·····	452
------------	-----

《季羨林文丛·图文珍藏版》序·····	455
---------------------	-----

主要参考书目·····	458
-------------	-----

索 引·····	464
----------	-----



印度古代文化

古代印度原应是有历史的

印度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奇妙的文明国家之一，人们对她久远而神秘的过去怀有兴趣是很自然的。但是，当你走近她，希望通过时间的长河留在岸边的真实故事，对她做一番仔细的观察时，你会发现难以如愿。古代印度记载史实的文献实在缺乏，堪称史籍的著作少到几乎没有。结果是，不借助近现代的考古成就、碑铭石刻，以及爬罗剔抉后的古代传说、史诗故事，宗教经籍和哲学著述，就不可能重建古代印度的历史。外国旅行者的闻见也成为重要史料，其中希腊人麦伽斯提尼（约前350—约前280）、阿拉伯学者阿尔比鲁尼（973—1048）、中国到西天取经的僧人法显（约337—约422）和玄奘（600—664）等人的述闻尤见重视，地位几同信史。其中，“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至于《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早已经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①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与印度毗邻的中国，与印度人在种族上有深刻渊源关系的古代欧洲人，他们的文明都产生了发达的历史，唯独印度的情形却偏偏相反？原因无疑是有的，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追寻一下。但是，在追究原因之前，如下工作似乎应该先做一下，那就是至少简单地将历史这个概念做一界定，并且把古代印度和中国、欧洲的情形加以比较，看看到底有什么异同。本文打算只做这一工作。至于原因的探讨，限于篇幅，只好别俟时机。^②

① 季羨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载《大唐西域记校注》，135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② 参见本文集《古代印度的宗教哲学妨碍了历史学的建立》一文。

一、历史是什么

这里所说的历史仅指记载过往史实的典籍——自然，广义上也包括早期口耳相传的故实，而不指历史活动。对于它，学者们提出过种种界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宗明义即称：“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对于“体相”，他定义说：“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①换言之，就是指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及其种种活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的活动。至于强调“赓续”，则因为“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隐然若悬一目的以为指归。……前代人恒以其未完成之业遗诸后代，后代袭其遗产而继行增高焉……”^②显然，在他看来，历史学是有功利目的的。司马迁写《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不仅要辨明史料的真假，考察事件的原委，有条理地把它们叙述出来，还要从中分析出导致成功失败的原因，为后来者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他认识到社会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有规律可循，找出规律就能使后来的统治者志古自镜，顺应形势，灵活运用现成的经验，达到长久自存，不断发展的目的。在他看来，正确的历史知识竟是如此重要，“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太史公自序》）

我们不妨说，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时人们认识到有必要从既往的史实中总结出社会斗争的经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便为个人、集团，或社会全体成员求得更为有利的生存条件。

二、中国的历史学

史的概念在中国出现很早，相传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虽然有人对那时是否有历史记载表示怀疑，但如果说至迟到殷代已经有了这种记载则大致

①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10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② 同上书，108页。

是不错的。^①当然，那时史的意义以及史官的职能与以后两三千年的可能不尽相同，但在根本方面还是一脉相承的。

史，“记事者也”（《说文》），“掌书之官也”（《玉篇》），最初只是一种官职，“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分工合作，以起草文书政令，记录事实本末为王者服务。史官的职务原来也很繁杂，从事宗教活动，便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巫、史、祝本是不分家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直到司马迁时代，还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报任安书》）。在科学和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时候，人们相信鬼神和灾祥。史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自然负有沟通神人，卜问休咎，解释灾异，祈福禳灾的责任。他们要司祭礼，告鬼神，为王家求福祉，要把天地间的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彗星出现、山崩地震、江河改道等等的警诫意味告诉统治者，使他们能够相应地调整政策，以“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每有重要举措，如征伐，祀典、行旅、饮宴、田猎、生产等，史也要为他们预测前程凶吉，以便决定行止，知所趋避。由于有这些职业特点，史又称作巫史、祝史等。他们不但要提出解说和卜筮的结果，还要把它们记录下来，这也是前所谓“记事”的一部分。除巫史、祝史外，还有一种瞽史。瞽史实际上包括两种人，或说两种史官，太史和瞽矇。《国语·楚语》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瞽矇是在宗教性场合、节日或喜庆的宴席上，诵唱历史故事和传说的人。他们在歌咏史诗的时候很可能还有乐器伴奏。太史的记录则起帮助记诵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远古知识分子的典型行当。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的变化，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巫、祝日益专业化，专以神人中介为统治者乃至百姓服务。数千年间，他们一直占据着神圣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言记事的职能则逐渐与史这种官员结成固定的关系，“君举必书”成为他们的根本业务。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发展下去，史的概念又从单纯的官职称谓派生出史书即历史记载的意义，最后后者完全取代了前者。此是后话，这里不说。瞽矇由于记载和传授历史的职能为史官所专擅而日渐失职，其末路可见于陆游的诗中：“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

^① 参见杨翼骥：《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一），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